

語言學·漢語類CSCCI來源集刊

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

漢語史 研究集刊

HAN YU SHI YAN JIU JI KAN

第二十輯

巴蜀書社

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

漢語史研究集刊

第二十輯

巴蜀書社

中國·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漢語史研究集刊. 第 20 輯/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編. —成都: 巴蜀書社, 2015. 12

ISBN 978-7-5531-0650-2

I. ①漢… II. ①四… ②四… III. ①漢語史—研究—叢刊 IV. ①H1-0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5) 第 301912 號

策劃組稿: 楊宗義

責任編輯: 譚曉紅 楊宗義

封面設計: 楊 丁

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二十輯)

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編
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政編碼 610031)

總編室電話 (028) 86259397

發行科電話 (028) 86259422 86259423

網址 www.bsbook.com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張 13 字數 330 千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31-0650-2

定價: 45.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主 編 俞理明

副主編 雷漢卿(常務)

學術委員會

丁邦新(香港科技大學)

高田時雄(日本京都大學)

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

挪威奧斯陸大學)

江藍生(中國社會科學院)

蔣紹愚(北京大學)

柯蔚南(W. South Coblin, 美國

依荷華大學)

魯國堯(南京大學)

梅維恒(Victor H. Mair, 美國賓夕

法尼亞大學)

梅祖麟(美國康乃爾大學)

裘錫圭(復旦大學)

王邦維(北京大學)

王 寧(北京師範大學)

項 楚(四川大學)

向 熹(四川大學)

辛島靜志(日本創價大學)

徐文堪(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薛鳳生(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衣川賢次(日本花園大學)

游汝杰(復旦大學)

張永言(四川大學)

趙振鐸(四川大學)

佐藤晴彦(日本神戶外國語大學)

編輯委員會

曹廣順(中國社會科學院)

董志翹(南京師範大學)

馮勝利(美國堪薩斯大學)

管錫華(四川師範大學)

何寶璋(美國聖十字學院)

洪 波(首都師範大學)

蔣冀騁(湖南師範大學)

蔣宗福(四川大學)

雷漢卿(四川大學)

劉 利(北京師範大學)

譚 偉(四川大學)

汪啟明(西南交通大學)

汪維輝(浙江大學)

伍宗文(四川大學)

楊 琳(南開大學)

楊宗義(巴蜀書社)

俞理明(四川大學)

張顯成(西南大學)

張涌泉(浙江大學)

朱慶之(北京大學)

本期執行編委 俞理明 雷漢卿 王彤偉

本期編務主持 王彤偉

目 錄

《詩經》的語言研究仍有可為	向 熹(1)
論《集韻》作者在成書過程中的作用和分工問題(上)	
——論賈昌朝的作用及其《群經音辨》的影響	
.....	張渭毅(9)
《書文音義便考私編》二等牙喉音開口韻的分化 ...	封傳兵(82)
概數助詞“來”組配能力的歷時發展考察	
.....	張言軍 儲澤祥(92)
“定語十人稱代詞”宋代已經成熟	崔山佳(110)
上古、中古和近代漢語的“V 令 XP”	劉文正 祝 靜(132)
也談助動詞“要”的產生	王 誠(152)
《兒女英雄傳》中能性述補結構試析 ...	王衍軍 歐陽思璇(162)
量詞“把”的歷時考察	王彤偉(185)
語意由渾沌而分化與詞的本義之引申	
——渾沌語言學的詞義發展研究	蕭姪曼(199)
“三禮”名物詞物類類別芻議	劉興均 劉益明(220)
《唐音癸籤》方俗詞研究芻論	樊瑩瑩(248)

漢語詞彙核心義探求的實踐

——以“正經”的語義演變及“正兒八經”的產生為例

.....	劉 橋	(267)
《五燈會元》“車”字考	儲泰松 詹緒左	(286)
《生經》字詞札記	譚代龍	(305)
漢譯佛典中的兩個地獄名釋義辨正	王閔吉	(314)
道經疑難口語詞輯考	牛尚鵬 姜雲鵬	(323)
《太平經》字詞校釋四則	張文冠	(334)
“專辭”正詁	蔣宗福	(343)
“毘富羅”考	陳秀蘭 朱慶之	(350)
也說《金瓶梅詞話》“虎口”	劉敬林	(363)
“惚”的同形字及各異體關係的歷時考察 ...	郭洪義 毛遠明	(372)
《正字通》字際關係認同失誤辨正	熊加全	(385)
《中華字海》疑難字例釋	梁春勝	(396)

《詩經》的語言研究仍有可為

向 熹

內容摘要：《詩經》語言研究涉及多個方面，至今仍然有不少地方有待深入。比如，來自《詩經》的典故詞中濃厚文化色彩，是漢語辭彙研究的重要方面；涉及《詩經》訓解，歷代學者多有見地，但其中的分歧也不少，有待深入考察和整理；“五四”以來，多位學者致力於用淺易的漢語詩歌形式轉譯《詩經》，成績不少，但仍然存在很大的提高空間。

關鍵詞：詩經 語言研究

21世紀《詩經》研究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思想、方法更新，研究範圍大大擴展，形成一個多分支的《詩經》學。1993年《詩經》學會成立以來，在夏傳才先生的領導下，團結國內外學者，為互相瞭解情況，交流研究心得提供了一個平臺，定期開年會出簡報，出論文集，出《詩經研究叢刊》，編《詩經要集成》，編《詩經學大辭典》，促進了《詩經》學的全面發展，培養了新人材，產生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這些，在夏先生所著《二十世紀詩經學》和他主編的《詩經學大辭典》裏有着相當全面而詳細的記述，讀了令人耳目一新。

語言是《詩經》研究的基礎，《詩經》注釋、訓詁、文字、音韻的研究，歷史悠久，著作很多。20世紀以來又出了不少新成果，《詩經詞典》就有五種。《詩經》語言的研究是不是沒有必要再進行了呢？我以為不是這樣。

一 《詩經》對漢語辭彙的影響

幾千年來，我國人民對《詩經》十分喜愛和尊崇。《詩經》詞語融入漢語辭彙，或舊詞沿用，或產生新義，或造成新詞。數量很多，有的已消失，有的保留至今。這對於豐富漢語辭彙的表達力和增強民族文化色彩都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舉幾個例子：

《小雅·常棣》是歌唱兄弟情誼的詩。第一章：“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由此派生的典故詞就有九個：“常棣”、“棣華”、“棣萼”、“棣棠”、“鄂棣”、“萼跗”、“棠棣”都喻指兄弟。如《新唐書·吳兢傳》：“伏願陛下全常棣之恩，慰罔極之心。”張說《鄆國長公主神道碑》：“恨棣華之半缺，悲瑤草之先化。”杜甫《後至》詩：“梅花一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陳汝元《金蓮記·小星》：“我杭城久滯，蜀道遠違，豈無桑梓之懷，更起棣棠之恨。”鄭弼《送族弟瀛洲之官安縣七十韻》：“未敢散蓮蓬，何時聚鄂棣。”張願《秀士張點墓誌》：“痛萼跗之不祿，悲涕泗之無從。”蘇軾《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並寄茶二十一片》：“棠棣並為天下士，芙蓉曾到海邊郭。”（以上詩句中“罔極、桑梓、涕泗”亦來自《詩經》）“棣友”指兄弟友愛。陶穀《清異錄·君子》：“吾與汝等離兄弟之拘牽，真棣友也。”“韡韡”比喻浮華的文辭。《文心雕龍·才略》：“並楨幹之實才，非郡華之韡韡。”重言詞“韡韡”意為光明華美，後世亦沿用。龔自珍《反祁招》詩序：“韡韡盛姬，返蹕道死。”

《大雅·板》七章：“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這一段詩句組合而成的複音詞多達18個。“藩翰、藩屏、藩垣、屏藩、屏翰、垣翰、邦翰”，都是屏障的意思，比喻保衛國家的重臣。如《三國志·蜀志·先主傳》：“宗子藩翰，心有國家，志在弭亂。”元稹《論教本書》：

“選用賢良，樹為藩屏。”韓愈《與鳳翔邢尚書》書：“今閣下為王爪牙，為國藩垣。”陳康祺《郎潛紀聞》卷一：“朋奸害正，毀我屏藩。”《新唐書·趙德諤傳》：“吾為國屏翰，渠敢有他志。”陸贄《冬至大禮大赦制》：“方鎮乃國之垣翰，禁衛實予之爪牙。”王維《京兆尹張公德政碑》：“五代相韓，七葉侍漢，及我聖朝，亦生邦翰。”“師垣、維垣”，代稱太師，宰相。王明清《揮塵後錄》卷十一：“及會之登師垣……得所申，大喜，下本郡閱實焉。”蔡條《鐵圍山叢談》卷一：“魯公拜維垣，親客來賀，公略無德色。”“維翰、維藩”，意為捍衛國家。江淹《蕭冠軍進號征虜詔》：“門下維翰之重，實資名品。”鄭若庸《玉玦記·傳旨》：“維藩隆委，猶慚頗牧營邊徼。”“翰蕃（藩）、藩屏”，保衛、捍衛（王室、國家）之意。韓愈《守戒》：“諸侯之于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供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晉書·文帝紀》：“方軌齊魯，翰屏帝室。”“維城”，指皇子或皇室宗族。唐無可《送李長吉之任東井》詩：“家世維城後，官資宰邑初。”“藩維”，指藩國。沈約《封授臨川等五王詔》：“藩維廣樹，經朔攸屬。”“价藩”，指大德之人是國家安全的屏障。王安石《上泉州畢少卿啟》：“竭來冗局，顧委瑣之自為，陰想价藩，知崇高之難附。”“宗城”，指宗子封國，如城之藩屏王室。《南齊書·高帝十二王傳論》：“分珪命社，實寄宗城，就國之典，既隨世革，卿士入朝，作貴藩輔。”“垣屏”，指星空中的太微、紫微、天市三垣。《晉書·成公綏傳》：“垣屏絡繹而珠連，三台差池而燕翔。”

雙音詞還可以單音化，而使之產生新的意義。《衛風·碩人》：“螭首蛾眉，巧笑倩兮。”《集傳》：“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漢書·揚雄傳》顏師古注：“蛾眉，形若蠶眉也。”“蛾眉”比喻女子眉毛的細美，借指女子的美麗。辛棄疾《摸魚兒》詞：“蛾眉曾有人妒。”又為美女的代稱。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十二：“列屋蛾眉，豪侈不可勝數。”而“蛾眉”又單音化為

“蛾”，指女子細長的眉毛。《金瓶梅》第三十二回：“巧畫雙蛾，垂扶蟬鬢（鬢），輕點朱唇。”“蛾眉”又單音化為“眉”，借指美女。蘇軾《蘇州間丘江君二家飲酒二首》之二：“五紀歸來鬢未霜，十眉環列座生光。”“螭首”也可以借指美女。姚鼐《孃蠟靈澤夫人畫像》詩之一：“壻維大耳紫髯兄，螭首帷中與論兵。”“螭首蛾眉”省作“螭蛾”，也借稱美女。湯顯祖《紫釵記·淚燭裁詩》：“驚魂蘸影飛，恨繞螭蛾。”如此種種，不可勝計。

由於《詩經》的影響大，文人學士，耳熟能詳。古代文獻中活用《詩經》詞語者極多。有人統計，東漢碑刻中出自《詩經》詞語達 900 多處，南北朝碑刻中出自《詩經》的詞語近 1300 處。有的作品直接引用《詩經》的句子，習以為常。明孫仁儒《東郭記·為人也》：“此時宮嬪在前，蛾眉螭首，巧笑倩兮，真乃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也。”清代四川人傅崇矩所著《成都通覽》中載有多篇祭文。這些祭文有的幾乎全是集錄或模仿《詩經》的句子。如《祭土地文》：“下土是冒，謂地蓋厚。定之方中，上不愧于屋漏。閔予小子，微我有咎。神之格斯，莫予云觀。維此與宅，保艾爾後。酌以大斗，儼爾籩豆。福祿來崇，德音是茂。其香始升，在帝左右。”把《詩經》中的句子重新組合，有韻，也表達了祭祀者的意思。民國時期，一篇結婚證書上的證婚詞寫道：“兩姓聯姻，一堂締約。良緣永結，匹配同稱。看此日桃花灼灼，宜室宜家；卜他年瓜瓞綿綿，爾昌爾熾。謹以白頭之約，書向鴻箋；好將紅葉之盟，載明鴛譜。此證。”短短的婚姻證詞利用了《詩經·桃夭》《綿》《閟宮》中的詩句，用了“紅葉傳詩”的典故，既有情趣，又富文彩。它豐富了漢語文學語言辭彙，也為古老的《詩經》注入了新的活力，值得肯定。

三十年前，我探討過《詩經》派生新詞新義和成語問題（見《詩經語言研究》），但未做深入研究。前些年何慎怡教授出版專書《詩經成語研究》，收集源自《詩經》的成語 639 條，有了新

的突破。四川大學博士生孫琳的博士論文《詩經與漢語辭彙》，研究《詩經》對漢語辭彙的影響，收集源自《詩經》的複音詞1000餘個，還在繼續補充修訂中。我希望有更多學者關注這方面的情況，加強這方面的研究，真正弄清楚《詩經》對漢語辭彙究竟起過多大影響，其中有多少詞語仍能活躍在現代漢語文學語言裏。

二 歧義研究

《詩經》字句歧義多，內容很複雜。有辭彙歧義，其中又有本義和通假義、本義和引申義、本義和特指義、引申義和引申義、通假義和通假義構成歧義等種種不同的情況。有組合歧義，其中又有因詞和短語劃分不同、對省略認識不同、句法結構分析不同（主謂、偏正、並列、同位、連動、動賓動補）句法層次認識不同等而產生的歧義。三十年前我在《詩經歧義的分析》一文裏曾經做過一些探討，祇是舉例性質，沒有全面深入。文獻中對歧義有兩種不同的處理方法。一是祇取其一，不及其餘。二是兼收並蓄，以備參考。後者又有兩種保存方式。我的《詩經詞典》是放在一個義項裏，首出己見，擇要兼收。“首出己見”，是把我認為最符合詩義的解釋放在首位；“擇要兼收”是把其餘的解釋依次放在後面。我希望盡可能把古今研究《詩經》的精華內容彙集在這本詞典裏。《詩經學大辭典》則是把同一例句的不同解釋分別列為不同的義項，一視同仁。對歧義不同解釋，究竟哪一種最為正確，很難確定。如《周南·兔罝》：“肅肅兔罝，椓之丁丁。”《毛傳》：“兔罝，兔罟也。”以網捕兔，古今之常，“兔”即兔子。陸德明《釋文》作“菟罝”；云：“本又作兔。”據此聞一多先生以為：“菟即於菟，謂虎也。”按《詩序》，本詩讚美獵人賢能，可為公侯心腹，捕虎自然更足以顯示其勇武。但據《左

傳·宣公四年》：“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以“菟”名虎，是楚地方言，《兔罝》是中原之詩，何以不直接稱“虎”而用方言？虎是猛獸，張網豈能捕獲？我認為“兔罝”的“兔”，仍當依《毛傳》作兔子講。左思《詠史》說：“貴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姜太公未發跡時，釣魚渭濱，是一個妻子也鬧離婚的老人；百里奚原是秦穆公用五張羊皮買下來的奴隸。賢士張網捕兔，又有何不可。《傳》說似不宜輕易否定。此類例子很多，值得一比較分析。

三 《詩經》語譯

《詩經》是兩千多年前的作品，古奧難讀。儘管歷代注釋很多，普通讀者要想全面瞭解，還是很不容易，國外讀者更加困難。譯成現代漢語，可能是促使《詩經》廣泛傳播的一個好方法。清代學者牟庭用文言翻譯《詩經》。不過隨意性比較大，一些名稱還是文言詞，讀者依然難懂。如《周南·關雎》一章：“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牟氏《詩切》在長篇注釋後又用七言句式作了翻譯：“雙鳥關關相對鳴，一雌一雄雎鳩聲。聞聲不見在何許，依蔽河中之洲渚。比喻男女有歡宴，深宮闕戲無人見。窈窕深居曲房幽，有女淑慎自姱修。君子所賴有嘉耦，仇匹得此豈不好。”牟氏依《魯詩》義解釋“窈窕”，與《毛詩》不同。《詩經》四言一句譯成七言兩句，同樣沒說清楚。

從20世紀30年代起，《詩經》白話句解和口語翻譯開始出現，至今已有上百種，其中白話翻譯有幾十種，學者為此付出了辛勤的勞動。1934年江蔭香的《國語注解詩經》由上海廣益書局出版，流傳甚廣，1982年北京中國書店將其改名為《詩經譯注》重印。譯文自然有早期的特點。著名學者陳子展的《詩經語

譯》1935年由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50年代先後出版《國風選譯》和《雅頌選譯》。1983年出版《詩經直解》。夏傳才先生對《直解》的評價是：“該書體大思精，自然也有不足之處。過於注重譯句與原作字詞對應，乃至語句不通順。”程俊英先生早在1922年就發表過研究《詩經》的長篇論文，1985年先生84歲高齡時出版《詩經譯注》，1991年又出版《詩經注析》。她在《譯注前言》中說：“譯詩的原則，是盡可能逐句扣緊原詩，但不是逐字硬譯。因為同時還有注釋，所以有的譯文便多考慮傳達一些原詩的風味情調，使注釋和譯文可以相得益彰地配合起來。”程先生的譯詩都用七言，有韻，能傳達原詩的風味情調，所以不失為《詩經》語譯中的上品。袁梅先生的《詩經譯注》出版於1980年，1999年出版修訂本。特點是注釋非常詳細，譯文忠於原詩，努力體現詩的押韻方式。“有若干篇短詩譯得繪聲繪形，琅琅上口，較能傳達原詩的神韻。”（夏傳才先生語）余冠英先生的《詩經選譯》先後重印10次以上。夏傳才先生以為，該書“注意原作的靈活韻律，把原來的四言詩譯為現代的民歌體或自由詩。譯文努力追趕信、達、雅，有些詩（如《將仲子》等）的今譯堪稱古詩今譯之一絕，代表了20年代以來《詩經》今譯的最新成就。”《詩經》今譯雖然重在普及，真要做到譯文切合原意，明白曉暢，節奏韻律優美，能傳達原詩的風味情調，絕不是容易做到的事。迄今已出版《詩經》譯本，免不了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作者都付出了辛勤的勞動，理應受到尊重。我也做了《詩經》譯注，從1995年到現在，三個出版社先後出了三種本子。我當然希望譯文不僅能準確地表達原詩的意思，而且能傳達原詩的情調和風味，事實上離要求恐怕還很遠很遠，文字上還有錯誤，希望得到諸位學者的批評指正，更希望最新水準的《詩經譯注》早日出版。

恭祝夏先生九十華誕

學而不厭 誨人不倦
登高望遠 老而彌堅
詩壇是主 誰與爭先
無憂無懼 君子萬年

向 熹

2014 年 8 月 1 日

There Are Still Something of Language in The *Book of Songs* to Study

Xiang X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Abstract: The *Book of Songs* language research involves many aspects, there are still something to study deeply. For example, strong cultural meaning in allusion wor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Chinese vocabulary research. For the explan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many previous scholars have been expounded, but also has a lot of differences to wait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more scholars devoted to translate the *Book of Songs* with easy form of Chinese poetry, there are a lot of achievements, but also exist bigger room for improvement.

Key words: The *Book of Songs*; Language research

(向熹,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郵編 610064)

論《集韻》作者在成書過程中的作用和分工問題*（上）

——論賈昌朝的作用及其《群經音辨》的影響

張渭毅

內容摘要：本文採用拙作《集韻研究概說》（1999）所倡導的內証法和外証法相結合、語言學方法和文獻學方法相結合的《集韻》研究法，力圖把《集韻》研究引向深入，從四個方面集中探討了相關作者刊修《集韻》的作用及其分工的問題：（一）闡明了賈昌朝的重要作用及其《群經音辨》的深刻影響；（二）揭示了《集韻》主編的作用及其表現；（三）從《集韻》改良反切的角度論證了《集韻》作者是按卷、依韻次分工編纂的；（四）從《集韻》順位集結小韻的角度論證了《集韻》作者是按卷、依韻次分工編纂的。

關鍵詞：集韻 賈昌朝 丁度 群經音辨 禮部韻略 校定切韻 廣韻 經典釋文 陸德明 首音 大徐音 朱翱反切 陳彭年 丘雍 注釋體例 通用韻例 併音條例 改良反切 類隔切 音和切 反切上字 反切下字 玄應 慧琳 異讀字 宋祁 順位集結小韻

* 本文的寫作，得到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宋朝兩代“篇韻”及其相關辭書的綜合比較研究》（批准號：13BYY109）的資助。曾以《〈集韻〉成書問題三論》為題，於2014年10月18日在雲南師範大學召開的第47屆國際漢藏語暨語言學研討會上宣讀。此次發表，抽取其中兩部分，做了較大的增改訂。謹在此感謝雷漢卿教授和王長林助理的督促和幫助。

一 引 言

《集韻》卷首《韻例》云：“景祐四年，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太常丞、直史館鄭戢建言：‘彭年、雍所定，多用舊文，繁略失當。’因詔祁、戢與國子監直講賈昌朝、王洙同加脩定，刑部郎中、知制誥丁度、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李淑為之典領。”田世卿重刻本《集韻》跋文也說：“景祐元年三月，……詔祁、戢與國子監直講王洙同刊脩，刑部郎中、知制誥丁度、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李淑詳定。又以都官員外郎、崇政殿說書賈昌朝嘗纂《群經音辨》，奏同刊脩。”可知，《集韻》有六位作者，景祐元年（1034）三月，宋祁、鄭戢奏請仁宗“刊脩”《集韻》，仁宗詔令宋祁、鄭戢、王洙、賈昌朝一同“刊脩”，由丁度和李淑“詳定”。景祐四年（1037），宋祁、鄭戢又向仁宗“建言”脩定《集韻》，仁宗詔令宋祁、鄭戢和賈昌朝、王洙“同加脩定”，由丁度和李淑“為之典領”，總纂其成。一般的書目或宋人筆記在著錄《集韻》的作者時，或署名“丁度”，或云“丁度等”，或稱“丁度和李淑”，或謂“宋祁”，而不大提或很少提及另外三位作者鄭戢、賈昌朝和王洙。這說明《集韻》一書確實是集體撰作的成果。至於這六位作者在《集韻》成書的過程中各自起到什麼作用，具體分工如何，又有什麼影響，《集韻韻例》和相關史料沒有明確記載，後代學者鮮有論證。但是，根據《集韻》的內部材料，結合相關作者的其他著作和相關語料等外部材料，我們卻可以探尋到相關作者刊修《集韻》所起到的作用及其分工的諸多信息。

拙作（1997，1998，1999a，1999b，2001，2002，2003/2006，2007，2010，2013，2014）已經論及以上問題，由於不是專論，有的觀點未及發表；有的論點雖然提出了，但沒有進一步

展開討論；有的問題已經討論了，尚有補充、深入、提高和總結的必要。拙作《集韻研究概說》（1999a）首次提出並倡導內証法和外証法相結合、語言學方法和文獻學方法相結合的《集韻》研究法。^① 本文一以貫之，仍然採用這種行之有效的研究法：從《集韻》內部實際語料出發，以《集韻》異讀字和全書的反切為切入點，結合運用各種外部文獻材料，運用語言學方法和文獻學方法，進行綜合分析和多方考證，力圖把《集韻》研究引向深入，從四個方面集中探討和論證《集韻》作者的作用及其分工的問題：

1. 賈昌朝舉足輕重的作用及其《群經音辨》的深刻影響；
2. 《集韻》主編的作用及其表現；
3. 從改良反切的角度論證《集韻》作者是按卷、依韻次分工編纂的；
4. 從《集韻》順位集結小韻的角度論證《集韻》作者是按卷、依韻次分工編纂的。

二 賈昌朝舉足輕重的作用及其 《群經音辨》的深刻影響

2.1 關於《群經音辨》的成書問題

關於《群經音辨》的確切成書年代，史傳無明確記載。但是，有三條重要、關鍵的材料可以幫助我們合理判斷《群經音辨》成書的大致時間。

（1）《集韻》田刻本跋文所透露的信息。

《集韻》明州本和長沙本都是宋刻本，但卷末跋文不全，南

^① 參見《集韻研究概說》（1999a），收入拙著《中古音論》，34—35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